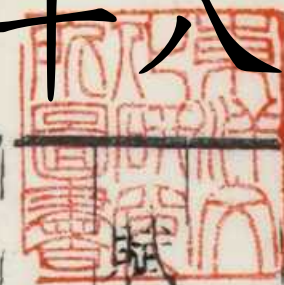


卷五十八

廣文選卷第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五十八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判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

廣文選卷第五十八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序二

穀梁傳序

范武子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北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古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絕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
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時
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
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龍踰華袞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必伸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非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
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嚮奉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
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莊公納子糾為內惡
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
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
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
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
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
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

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德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納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牟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于吳乃師門生故吏也五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說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匹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爾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計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家語序

王子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既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

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秦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刻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論語序

何平叔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曾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曾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三篇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遺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内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内侯臣何晏等上

爾雅序

郭景純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擒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旣辯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樗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

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群言剟其瑕礫
舉其蕭稂事有隱帶按據徵之其所易子闕而不論別
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
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方言序

郭景純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
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
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
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者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
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
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
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貞洽見之奇書不刊
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
演其味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
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莊子序

郭子玄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臧其狂言言雖無會而
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
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
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
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
談平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言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
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
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
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
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
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
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過觀
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
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
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
而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蘭亭序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
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
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
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觀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佞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四體書勢序

衛巨山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以義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又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

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
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
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
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
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
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
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
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
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鄠鄠
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
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
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
如淳也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今隸人佐書
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書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
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
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
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讎酒討
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
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主選部尚書宜官鵠
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
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

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冬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遊名山志序

謝靈運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嵒漱流者之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昂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後漢書註補志序

劉宣卿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緯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賁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

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至未聞推檢舊紀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已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武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平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者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畧備可得而知矣旣接繼班書通其流貫休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遂義於是俱絕所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文藝以矯前棄流書也採自近錄初平末嘉焚喪塵消烟滅焉識其限借兩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負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群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

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
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層臺雲構所缺過
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壘鬱絕斯作吁可痛哉
從懷纘緝理慙鈎遠廼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
同博遠及其所植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
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
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
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
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緝校雙參曆算之徵有慙證辨
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
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
有疏漏諒不是誚

雜體詩序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旣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
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爲音靡曼之態匪極故哦眉詎
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鼻不其然與
至子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
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恕遠兼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
變古但關西鄴下旣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
黃經緯之辨金璧浮沉之殊僕以爲亦各具美兼善而
已

史記集解序

裴龍駒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

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駟以爲因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畧聊以遇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雪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畧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

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奇遇謂之逆旅
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
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
連騎之榮侈袂勢主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
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智者聖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
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王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
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
負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鷹彼鴛鴦豈競鳶鴟
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寧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
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
受折於孫滿霍侯駱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

悲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

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
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
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
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
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
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
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
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
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
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
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

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披神記序

于令升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拾逸於當時蓋非一耳目之所親聞親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二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騁興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縣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

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其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廼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肇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

體要於於是

弱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

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不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聞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

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
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
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
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
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
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於新求深總文雅之場而環絡
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銓
管何能矩矱茫茫待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志序

沈休文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
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
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別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
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滌流遂廣律曆禮樂
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
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
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
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
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
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
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阮儒之後之後典墳殘缺
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蓋爲此
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

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壇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
滴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漑之利皆民命所
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
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
書關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
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
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
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摠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
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
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
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畧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
謠之節一此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
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
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饒歌校漢魏
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
之饒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
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
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
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
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
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笑窺凱不作握河
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
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詳朱草白鳥之瑞斯固
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

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充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我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雖充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哥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旣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遷徙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有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食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繼展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記廣

東封泰山碑記

漢武帝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
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
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襲成
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
讓與舜度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
之權勢依託周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
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
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蕪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
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
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言
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贊吏各脩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
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
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
圖維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
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
師士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
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興不能明經文以章
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仲遠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曾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土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俊也石壁窄條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

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也
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捫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比
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
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
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
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
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
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
比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
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
石四面有關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
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醯醢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
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
拜置棗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
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
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
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則前先知蹈有
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修西嶽廟記

樊仲德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
識方氏華謂之西嶽祭祀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
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

省設五鼎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
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
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
遺鄙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
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
章敢用玄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祐萬圖以康光和二年
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
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
令誅強競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
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
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
傾亞世室不脩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黨
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惟獸獸嶽瀆之精所出禎
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暨勞久逸神未有憑自古太山
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土復十里
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畚風雨應起滋潤品物
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
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勛垂曜
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
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
靈旣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
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
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達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
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

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齊降瑞畬祚景風凱悌惟
風及雨成我黍稷穡民用章建乂屋宇刊銘記誦克配
梁甫

淮瀆廟記

樊仲德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
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行地中見
于陽口立廟桐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朔心水旱請求位
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齊潔
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畧
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
祭常若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栢奉建廟祀崎嶇逼
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
整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官廟高峻祗

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爲民祚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芬黎庶賴
社民用作頌其詞曰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
海是造䟽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晝夜
不舍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如古之
則處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
陰陽以忒陟彼高崗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
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
携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
兮傳于萬億

黃陵廟記 節文

諸葛孔明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巖岼列作三峯平治泝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右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

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
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病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來果尋病終後
遂無問津者

廣文選卷第五十八

江都葛澗校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